

18 善人真的说好了许多病



《古炉》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贾平凹

贾平凹最新力作《古炉》是其沉寂几年之后,以文字为笔,记忆为墨,勾勒出一幅中国基层“文革”全景图。故事发生在陕西一个名为“古炉”的村子里,那里贫穷闭塞却山水清明。但到1967年春,这个宁静村落,演变成一个充满猜忌、对抗、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

狗尿苔不敢惊动,悄没声地坐在上房台阶上听。

善人本来不应该是古炉村人,先是在洛镇的广仁寺里当和尚,社教中强制着僧人们还俗,公社就把他分配落户到了古炉村,住在窑神庙里。

他不供佛诵经了,却能行医。他行医一是能接骨,平日没事了就坐在那里把一个瓷瓶敲碎,搅拌在谷糠里装到一个布袋去,然后双手伸在布袋里再把瓷瓶复原。二是给人说病。病能用嘴说好,先是狗尿苔觉得奇怪,连村里大多数人也都不信,但后来听说善人真的就说好了许多病。

护院在村里算是家境好的,他家的院墙不是废垣钵砌的,清一色的砖,连灶房上的烟囱也不是裂了缝的陶瓷,是青砖。护院在村里就很高傲,和邻居们关系紧张,甚至连家人也处不和,一家人各自为政,是个苦闷家。他肚里长了一病块,在下河湾医疗站扎针没好,到洛镇卫生院吃中药西药还是没有有效,日见沉重,一天吃不进了半碗饭。

狗尿苔听到善人在说:你的性

子是木克土,天天看别人不对,又不肯说,暗气暗憋,日久成病么。你要想病好,就得变化气质。要不化性,恐怕性命难保!你要练习着见人先笑后说话,找人的好处,心里才能痛快,病才能好。

护院就说:你到古炉村不长日子,平日咱又不接触,你咋就知道我的习性?

善人说:要么我咋能敢给人说病?

护院说:我这人没上过学,比不得霸槽和水皮,连守灯也不如,可我却瞧不起他们的本事,甚至支书和队长处理些事,我也不是全都服气,我平素是爱找人的毛病。

善人说:我常研究,怨人是苦海,越怨人心里越难过,以致不是生病就是招祸,不是苦海是什么?管人是地狱,管一分别人恨一分,管十分别人恨十分,不是地狱是什么?君子无德怨自修,小人有过怨他人,嘴里不怨心里怨,越怨心里越难过。怨气有毒,存在心里,等于自己服毒药。好人不怨人,怨人是恶人;贤人不生气,生气是愚人;富人占便宜,占便宜是

贫人;贵人不要脾气,耍脾气是贱人。若是把人比做一棵白菜,生气是受了风灾,抱屈就是生蛆了,耍脾气就是被雹子打了。护院,护院,你听得进吗?

护院说:我听得进。

但狗尿苔听不进,台阶的石头缝里一只蚂蚁爬出来,摇了摇头上的须,好像在说话,可没有声音,狗尿苔就听不来,却见几十只蚂蚁列队爬出来,都一样的步伐,像是在操练。

护院的老婆就坐过来了,手里握着两颗鸡蛋,说:你不给善人煮荷包蛋,白听呀?!

狗尿苔说:善人说的是啥?

护院的老婆说:他说伦常道。

狗尿苔更听不明白什么是伦常道,听到的是有人在吵闹。狗尿苔一听到吵闹,耳朵就动起来,说:像是队长和霸槽吵哩?

护院的老婆说:霸槽和杏开耍好哩,他能和满盆吵?是土根声,土根吵哩。

狗尿苔又听了听,还是听出是霸槽和队长在吵,便站起来往院外走,身后的善人还在说:你要能认不是,找好处,好好往回。

狗尿苔已经走到巷中,看见一只狗急急跑着,突然停在一棵树下。狗尿苔说:在哪儿吵的?狗却乍起后腿撒了一泡尿。

狗尿苔转了三条巷子,原来霸槽就在土根家门前的场子上,那里站了好多人,奇怪的并没有队长,土根在和马勺田芽喊喊啾啾,一边说一边看着霸槽。霸槽呢,霸槽他明明看见了狗尿苔,他并没有招呼,却把刚刚路过的水皮叫住。

霸槽说:水皮,看啥书哩?

水皮手里拿着一本书,亮了一下书皮。

霸槽说:还是那课本?

水皮说:书要不断地念么。

霸槽说:哪儿不会,你问我。

水皮说:我考你,第三十七页有鲁迅,被称为三家,哪些家?

霸槽说:思想家,文学家,还有什么家?

霸槽和水皮一说起书上的事,旁观者就不说话,但狗尿苔不可理解的是霸槽刚刚吵过架,惹得来了这么多人看热闹,他竟然又没事似的。而且,书上是个人物呀,连霸槽都回答不了!就凑近去,一看,书上是老汉照片。

水皮说:狗看星星一片明吧!

狗尿苔却说:我知道,是老人家!

水皮和霸槽都噗地笑了,笑得唾沫溅了狗尿苔一脸。

18 陪同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

我们和中国领导人在会客厅中间一张长方形大桌的两边分别就座。米高扬向中国领导人说明来意,解释他急于来杭州求见毛泽东的目的。

毛泽东听完,微笑着点头但并不急于回答,其他中国领导人也未说话。约有几分钟的时间肃静无声,大家都陷于沉默。

这时,工作人员报告说已准备好了晚餐,毛泽东与身边的周恩来和刘少奇商量了一下,这才说道:“苏联同志来了,从莫斯科飞到北京,又从北京飞到杭州,这么远的路,他们辛苦了,我们是不是先吃了饭再说?”

于是,周恩来建议我们用晚餐后再会谈,可是米高扬很性急,他请求立即进入正题。毛泽东笑笑,同意了。

于是,米高扬向毛泽东和在场的中国领导人详细讲述了关于苏共中央清查莫洛托夫等人的反党集团的经过,列举了他们企图篡夺政权的“罪证”。这些与苏共中央全会公布的文件内容大体上是一致的。

我想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早已看过这些文件了。但他们还是很注意地听完米高扬的汇报,并且详细地询问了解有关的一些问题。

米高扬对毛泽东说,世界上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已先后致电苏共中央,表示支持对清查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定。

毛泽东随即转身看着王稼祥,未加肯定地说道:“我好像记得我们已经给苏联发去一份电报,支持苏共中央的这个决定。”

米高扬说他临行前好像还没有收到中国的电报。

这时,我看见坐我对面的王稼祥很快写了一张字条递给毛泽东,毛泽东便拿着这张字条出示给米高扬,又说:“这就是我们给苏共中央拟的电报稿,你们会收到的。”

阎明复和我将毛泽东的话都向米高扬作了口译。

米高扬确信毛泽东已代表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支持表态,终于松了一口气,觉得不虚此行。

毛泽东请米高扬回国后转告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目

标是一致的。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应该继续巩固和发展,因为这是符合两国和两党的根本利益的。

谈到这里双方都感到满意。会谈是在非常友好和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

米高扬和毛泽东会谈时,我和阎明复分别坐在对面担任翻译和记录。因为我不能完全听懂毛泽东的湖南音,他的话主要由阎明复译成俄语。但我翻译米高扬的话也不很轻松。因为米高扬是亚美尼亚人,他说的俄语夹着很重的民族方言,特别是他发重读音节时不够标准,以至我不得不请求他重复三遍才能完全听懂他的话。

这时,米高扬显得不耐烦了,他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大概是鞑靼人,所以你才听不懂我说的俄语。”

当我回答我确实是鞑靼人时,他反而笑了,说他未曾想到我真的是鞑靼人。他刚才诙谐的幽默居然说对了。他让我将刚才的话翻译给在座的中国人听,他们也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毛泽东接着幽默地向大家说:“苏联共产党在民族关系方面推行国际主义民族政策,使鞑靼人听不懂亚美尼亚人说的俄语。”

后来,米高扬将这个故事写进了他的回忆录。他回忆那次与毛泽东的会谈经过,特别提到他曾于无意中言中我是鞑靼人,感到记忆犹新。

其实,米高扬说的不完全对。我虽然籍贯是鞑靼人,但我从小在莫斯科长大,并且在莫斯科接受的教育。我说的是标准的莫斯科俄语,绝不可能是鞑靼人说的俄语。

那天,我不便对米高扬解释,我只向周恩来说明了这点。周恩来笑着说:“你说的俄语是很纯正的,而且中文也不错。”因为周恩来也曾经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当然懂俄语。

米高扬对这次与毛泽东的会谈感到很满意。他这次来华对毛泽东有了更深的印象。实际上在这次之前毛泽东曾两次到苏联。我想米高扬在莫斯科也见过毛泽东。

18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俄)顾达寿 口述
郑少锋 执笔

本书作者多次担任中共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柯西金、米高扬等重大会晤的翻译,在书中首次披露了前苏联和中国领导人高层会晤中和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和轶闻趣事。

2 听说你不是凡人?

有时候桑南甚至很傻地问同学:“你们知道那种有深绿色台灯、棕色阅览桌的图书馆在哪里?”

许多人回答他说:“老一点儿的,好一点的图书馆好像都有!”

桑南为此走过几个图书馆,但是都没有见到梦中的那种台灯和阅览桌。

有一天,桑南看电视,那是一个专题片,主持人正在访问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先生。大致意思是,在当前网络如此发达的情况下纸书籍的生存状态。老先生回答得很有水平,虽然话不多,但是很到位……桑南饶有兴趣地看着。这时候有人喊桑南吃饭,桑南刚要起身,忽然愣住了。电视里采访的机位可能变了一下,桑南看到老先生背后有一张画,画上是位少女的肖像。肖像上面的少女和她梦中见到的女孩一模一样。

桑南想方设法找到了电视台拍摄这个专题片的编辑……最后知道了那位老先生原来是一座名叫千雯图书馆的馆长,那天的采访就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进行的。

桑南来到图书馆求见馆长。

有点儿难度——不是不在就是在有事,终于有一次,他和老馆长通上了电话。

“什么事情找我?”电话里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就是想见见您,在您的办公室坐一坐……”

对方哼了一下说:“对不起,我现在很忙。”

桑南忽然发现自己的唐突和失礼。一个声音对他说:桑南同学你要知道,这不是到一个同学的宿舍串门,而是求见一位陌生的,况且是长辈的馆长,还要到办公室坐坐。你以为你是谁呀!当时桑南急不择言,连忙说:“对不起,我是本届大学毕业生,想到您的图书馆工作,所以想见见您……”

“请你找图书馆人事部!”电话挂了。

桑南拿着话筒愣了一会儿。鬼使神差一般,桑南做了一个决定!

通过应聘考试,在几十个报名者当中,桑南脱颖而出,被千雯图书馆录取了。

桑南要到图书馆工作,引起了周围同学小小的议论。因为图书馆

的工作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以桑南的条件,他似乎可以到待遇更高、更有前途的地方工作。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大学毕业工作也不好找,经常是高不成低不就。桑南这样的选择,不少人也觉得他很务实。桑南的父亲鼓励他说:“这个工作已经很不错了,对于别人那是求之不得的呀!图书馆有四级职称,助理馆员、馆员、副研究馆员、研究馆员。研究馆员就相当于大学教授呀!你懂不懂!”

桑南办完了工作手续,人事部的人通知他,老馆长要和他谈话。

桑南心中暗喜,三步并作两步上了三楼老馆长的办公室。进了房间,一眼就看见电视里见过的那位花白头发的老馆长坐在一个大书桌的后边,与电视里见过的老头儿一模一样。桑南问了好,一面和老馆长说话,一面打量着老馆长的身后,偶尔还看看四周。

没有见到那张少女的画像。

桑南忍不住问:“这是您的办公室吗?”

“不是我的办公室,难道还是你的办公室?”老馆长有些奇怪。

桑南发现自己这句问话有点儿急躁,本来桑南很想接着问,我记得您的办公室有张画像的。话到嘴边,他忍了忍,没有把话说出口,心想来日方长,可以慢慢打听。否则初次见面会让领导觉得自己太随便。

老馆长说:“你这个小伙子有点儿奇怪啊!”

“就是好奇。”桑南笑笑。

“人家别的人来了都问做什么工作,你好像一点儿都不关心?”

“不是不关心,是不好意思问……那您告诉我,分配给我什么工作?”桑南顺势推舟。

“你想做什么工作?”老馆长笑眯眯地看着他。

“您这里有什么工作?”

老馆长伸开巴掌,一个手指算一个工作:“工作很多,比如修补古籍、门厅负责借阅查询、新书分类登记上架、举办新书发布会。最后这项工作包括邀请作家、专家、教授、组织读者、布置展板……”

“有没有学术含量更高的工作?”桑南忍不住问。

老馆长眯缝着眼睛。

“听说你不是凡人?”老馆长忽然说。



《千雯之舞》

◆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者:张之路

这是一部十分特殊的穿越小说。几百年轮回的恋人、冤家书中相遇。围绕着中国汉字,人与人、人与字、字与字之间演绎了一段动人曲折而又委婉的故事。桑南,中文系的研究生,为了梦中反复出现的女孩,来到千雯图书馆工作。夜半时分,却被字仙变成寸许大的小人儿来到了字的世界……